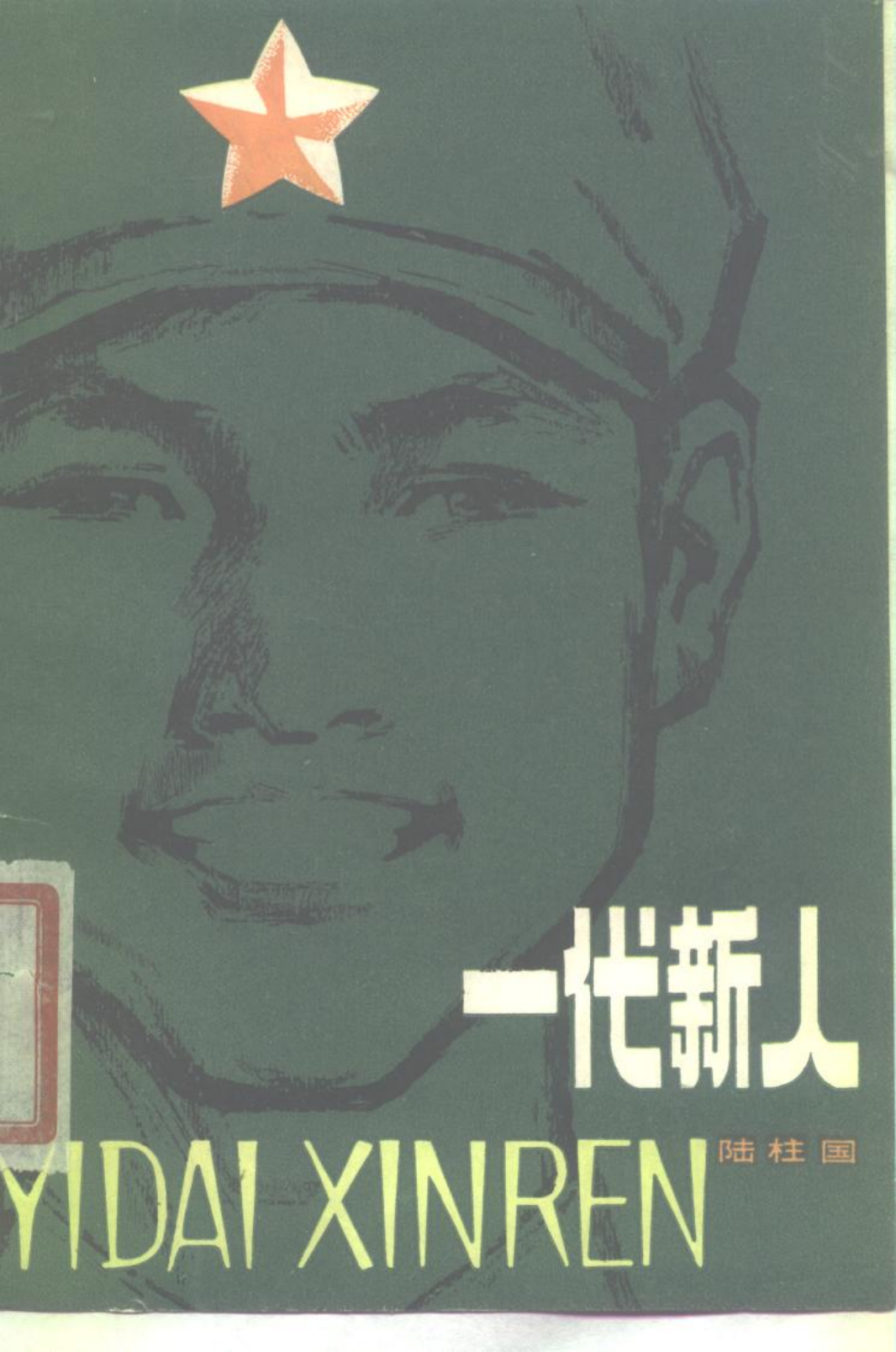




一代新人

YIDAI XIN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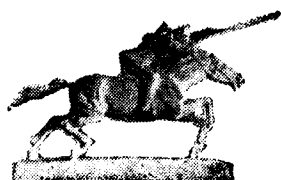
陆柱国

I254/18

DE78/24

一代新人

陆 桂 国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八〇年



20758369

758369

内 容 提 要

《一代新人》记述的是，我边防部队的一个连队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英雄事迹。作品通过对战前和战斗中，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干部、战士的真实描述，展现了一幅我军将士为保卫祖国边疆，舍生忘死，前赴后继，英勇打击侵略者的壮丽图画；热情歌颂了在战火中涌现出来的一代新人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人，逼真可爱，栩栩如生；事，可歌可泣，生动感人。

封面设计：黄驾宇

一 代 新 人

陆 柱 国 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

二二〇七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3·字数 54,000

1980年4月第1版·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 1—34,000

书号 10137·25 定价 0.25元

目 次

引子.....	1
四个预备党员.....	4
心愿.....	15
预备队.....	21
出头之日.....	26
菠萝地.....	36
血与火.....	46
冲锋不止.....	56
走马换将.....	65
最后一击.....	77
尾声.....	87

引 子

冬天永远到不了红河的河谷。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在银装素裹的北方正是飞雪扑灯的时候，而在这里，在红河北岸一条条山谷里，人们好象正在过着多雨的夏天。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恰逢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幸未落雨，而且那丰满的月亮还不时透过象面纱一样、浓淡不等的云块，害羞似的偷瞥一下人世。瞬间，镶嵌在香蕉叶上的、菠萝叶上的、芒果树上的、龙眼树上的雨水珠儿，一齐闪耀出夺目的异彩。

这里的湿度非常之大。当一缕缕、一片片沉甸甸的夜雾从人们身旁慢悠悠地飘过的时候，你好象一伸手就可以牢牢抓住它，而且稍一用力，就可以把它那饱含着的水分挤了出来。

月亮很快就把她姣媚的面孔深深地藏起来了。昏暗又笼罩了这里的每一条山谷。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景象：山坡上，大树下，草丛旁，岩石边，象天上的繁星那样，闪烁着一簇簇、一串串荧荧的火光。难道说银河落到了大地上？或者是各地的萤火虫儿，都集中到了这遥远的边疆？

朋友，请你走近一点，再走近一点。看清楚了吧？千真万确，那全是香烟头儿。从那一闪一闪的光亮中，你还可以看出来，吸烟的人一个个都是年青的战士，而且从他们的表情上、姿势上，特别是咳嗽的声调上，你又不难判断出这群孩子大部分并不会吸烟。香烟，此时此刻对他们正在起着镇静剂或者兴奋剂的特殊作用。唉！有多少人都是在烦闷的战壕里染上这毫无益处的嗜好啊！

是的，快要打仗了。战争的气氛就象周围水分极浓的空气那样，战士们已经可以清清楚楚感觉到了。这迫在眉睫的战争，对于他们说来，是神圣的，更是神秘的。生与死，胜与败，光荣与耻辱，目前都是未知数。这些天来，每一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想象，在自己内心里描绘着这场战争的种种图景，描绘着自己在生死场上的命运。当他们想得入了神，把可能发生的事件误认为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时候，有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喜笑颜开甚至趾高气扬，另一些人则愁眉不展甚至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

在这样的时刻，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自己的知心朋友听一听。在这样的时刻，人人都愿意成为别人的知心朋友。这是战士们思想最活跃的时刻，也是战士们最容易披肝沥胆的时刻。难怪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自己的茅草棚棚，三五一群地散布在这月光时隐时现的山谷之中。

当你在这“星”群之中漫步走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多少在你的采访本里很难找到的语言和细节啊！

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战士在训斥另一个战士：“现在我

天天让你炸碉堡，你以为打起仗来，我会让你先上吗？不！我放不下这个心！等我们这些党团员和骨干死光了，才会轮到你。到那时候，你要是还不能把炸药包送上去，怎么替我们报仇？……”

另一个用山东口音说话的战士，低着头，悄声低气地这样讲：“你听，一开头人家这样写：‘亲爱的，请你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一声吧，这是第一声……’”用不着任何解释，谁都能听得出来他在背诵未婚妻的来信。他的声音是那样甜，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你完全可以感觉到他的脸上泛起了幸福混合着羞怯的红晕。把自己最珍贵的秘密毫无保留地泄露给相依为命的战友，对于即将跨进战争门槛里的战士说来，这也是一种幸福与宽慰。

当然，你也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虽然不很普遍可却非常不成体统的片言只语：“他妈的，这里要有饭馆，老子一天买它一大盘肉吃！”如果你是一个从战火里走过来的人，你决不会因此而苛责他，更不会因此而嘲讽他。因为，单凭这一句话，你决不能断定他将来就是懦夫。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片花生地的边边上。这里有一条很小很小的河沟。淙淙的水声，似乎有人在你的脚下窃窃私语。沟沿上并排坐着四个年龄几乎相等的青年战士，他们一个个都挽着裤腿，把两片赤脚浸在那稍有凉意的流水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四个预备党员

这四个青年战士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而且都在云南边防部队某部第九连第二排服役。一个任排长，三个任班长。对于他们，我首先应该作一番简要的介绍。

不少人习惯于把新社会比做蜜罐一样甜。但是，生活在新社会的孩子们，并不是一个个都生活在蜜罐里。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痛苦、辛酸的遭遇。

按顺序，我先讲排长李先进。

李先进的父亲叫李祖祠，原籍湖北汉阳，放牛娃儿出身，逃荒逃到了应城，一九三八年参加了新四军，在第五师“中原突围”时，李祖祠所在的警卫排，始终紧跟着李先念同志。他后来在连队里管理过一个时期伙食，由于自己是文盲，只好用蚕豆、豌豆来代替算盘珠子。一九五四年转业到了当阳县，在一个名叫草箔湖的地方开辟农场。据说一开始那地方的野兔多得可以随使用棒子敲，塘里的鱼多得可以随使用勺子舀。李祖祠领着一批转业军人，硬是把那么荒凉的地方，变成了用万亩来计算地块的良田。一九六二年在加固一条大坝的工程中，由于突然坍方，李祖祠被活活埋

在下面，农场的工人们用双手刨土，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这位从战时到平时都不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竟然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当所谓的“造反派”用绳子牵着他游街的时候，他那十一岁的儿子李先进也被从小学校的课堂里赶了出来。李先进哭着捡起了从窗口给他扔到院子里的书包，一路哭到了家，可怜的母亲又抱着他放声大哭了一场。

没有书读是痛苦的，李先进只好去砖窑上当童工。早上四点钟，妈妈把他喊醒，一上工首先挖土，紧接着要挑四十担水来和泥。站在那高高的做砖坯的台子跟前，他的脚下要垫几块砖，才能够摸得着砖模子。这个十一岁的孩子每天要做好一千多块合格的砖坯。一个月就把他累得病倒了。后来，他又跟着泥瓦匠当小工，并且加班加点给公路上捶石头（修公路用的碎石）。有一段时间，他靠割牛草养家谋生，农场都“造反”了，田无人种了，牛无人放了，田里不长庄稼，专长牛草。据李先进讲，他的小弟弟跟着他，专职磨刀，他一天割的牛草起码也要上千斤。

这种象恶梦一样的生活，延续了一年多时间，李祖祠“落实政策”了，李先进重新回到了书桌跟前。可能和这一年多的劳动有关系，李先进的个头象雨后的笋子那样猛长起来。一九六九年底，他虽然不满十四岁，可是身高已经接近一米六〇。他想当兵，接兵的同志也想把他带走，这么一个又机灵、又肯干的娃娃，当个小勤务员，实在太理想了。可是，照章办事的县武装部，坚决不给李先进办理入伍手续。

他不知从哪一本小说里学来了用写血书去要挟领导的方法，当着武装部长的面，他咬着牙用小刀去割手指头。可惜用力太小，没有割出血来，他扔掉小刀，掏出一根别针在手上乱扎。武装部长又生气又好笑，他用无可奈何的口吻央求李先进：“好了好了！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明天早上六点钟，你准时到这里来，最后一批新兵要走了，你和他们一齐坐车走。”李先进的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可是第二天早上妈妈喊他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他蹬上鞋子就往武装部跑。当着武装部长的面，他又痛哭了一场——白哭了一场。

一九七〇年，李先进鼓足了劲还要去当兵，可是，没有等到征集新兵的季节，当阳县文工团的招生组找到了他门上，一顿甜言蜜语，把这个相貌俊秀、绰号“大姑娘”的男娃娃招走了。文工团就住在“赵子龙单骑救主”的长坂坡前。李先进在那里又跳舞，又唱歌，又演“样板戏”，而且还根据风行一时的“三突出”、“三对照”、“三陪衬”等等所谓“原则”，创作过几个卖不出票去的小戏。

一转眼，六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的吉庆时刻，李祖祠把儿子喊到跟前，他十分严肃地说：“孩子，你的名字叫先进，再这样干下去，你可要落后了。不，你已经落后了！”

李先进大吃一惊，可也并不服气地回答：“爸爸，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嘛！”

李祖祠把脑袋一摇：“我说的是你，不是你干的工作。你变修了，孩子！回到家里，连水也不挑，懒得象蛆一样。还有，

听说下乡演出，连贫下中农的床铺你都睡不得！”

李先进不敢否认地低下头去，驯服地说：“我一定改，爸爸！”

“不行，给我当兵去！”这就是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最后决定。

“当兵就当兵！我早就想当兵了！”这是李先进的心里话，当时他可没有敢说出口来。

有位好心人劝李祖祠：“老李啊，你打的什么算盘？孩子在文工团里，一个月拿四十多块，不少了！当兵八年，回来也不过是个三级工，能高到哪里去？”

李祖祠客气地笑了笑，他没有做解释，也无法做解释。对于用人民币来计算子女前途的人，也没有必要向他们做任何解释。

就这样，李先进弃文习武，脱掉了戏装，换上了军服。从舞台到军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生活的转变，也是十分痛苦的转变。当他住漏雨的房子，吃夹生的米饭时，他偷偷地哭过。逢年过节想亲人的时候，他偷偷地哭过。练兵练得晕倒在操场上的时候，他也偷偷地哭过。他懊悔过多少次啊，一个有六年艺龄的演员干嘛要当兵？父亲的话为什么非听不可？可是，他都不露声色地（就象成熟的演员演戏那样）坚持下来了，忍受下来了。据他自己讲，这应该感谢那一年多的童工生活——经历过“四人帮”制造的浩劫的孩子们，都是有苦可忆的。

一九七七年十月，李先进被送到集训队去深造。那时

候，部队掀起的练兵高潮，简直高到了狂热的地步。为了练好射击，李先进一天三顿饭，吃的时候都用跪姿；端饭碗用的是托枪的动作；练投弹练得手上满是血泡，只好用手巾缠起来；右手肿得拿不住筷子，只好用左手拿勺子舀饭吃。经过一番苦练，他的投弹成绩从入伍时的二十几米上升到六十米出头（五十米是投弹能手）；机枪射击是全团第一名。离开集训队，就到九连的射击尖子班——七班当班长。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立了个三等功，并接连出席团、师、军以及驻地党政机关召开的学习“硬骨头六连”、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九七八年四月份，他又进了参谋集训队。按说毕业之后应该分配他当参谋，可他坚持要回连队去，于是，在同年十一月份——即他参军还不到两周年的时候，回到九连担任二排长。他下面的三个班长，全是一九七五年入伍的老战士，但对于李先进，没有一个不服气的。他当排长没有多久，由于越南侵略者在我国边境不断挑衅，而且挑衅还不断升级，李先进所在的部队就奉命开赴云南边防来。倒霉的是，一到前线，他就染上了痢疾，指导员强迫他住进了医院。三天之后，当连队向红河边转移的时候，李先进又从医院里“开小差”回到了二排。现在，当他和他的三个班长坐在小河沟边边上谈心的时候，肚子还一阵阵隐隐作痛呢。关于李先进，暂时介绍到这里，按顺序该接着讲四班长郭贵发了。

郭贵发是贵州毕节人，在连队的花名册里，他填写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实际上，整整一年之后，他才

来到了这人世间。因为他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应征入伍的，如果按照真实年龄来要求，他正好差一岁，所以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日提前一年。现在，生米早已煮成了熟饭，谁也不能把郭贵发“退”回去了。他说：他对党就撒过这一次谎。

郭贵发的家庭和自己的历史，不象李先进那么曲折。他父亲从小给地主放羊兼砍柴，现在是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郭贵发因为母亲有病，弟弟、妹妹又多，所以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停止读书，给家里挣工分。在实行包工制的时候，他一个人可以拿两个人的工分。有一次用背篓背苞谷，他一天竟然得了三十分——一个孩子干了三个大人的活儿！沉重的生活担子，过早地压在这个孩子孱弱的肩膀上。入伍以后，他把每月仅有的几元钱津贴费，尽一切可能节存下来，寄给自己的父母亲。

在这四个青年战士中间，郭贵发不仅年龄小，而且长相也小。他满脸稚气，笑起来还有点傻乎乎的，两眉之间有一个小坑儿，令人感到他的酒窝儿长错了地方。他个子不高，也不胖，可却壮得象一头随时都想撒欢儿的小牛犊。但是，好久以来，郭贵发没有笑过了。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副班长赵文利在渡河操练中，左脚的两个趾头被竹筏子挤烂了。赵文利的脚背肿得象一个大面包，连鞋子都穿不进去。这个样子行军打仗，当然不行。前天，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让赵文利“留守”。赵文利得此消息，立即找郭贵发，哭着让他想办法。郭贵发想了想，拉上排长李先进，

三个人一齐到连部去求情。

指导员黎祖军是全连年龄最大、军龄最长的人。他在战士心目中，与其说是指导员，不如说是老大哥。他一见这三位同时走进连部的草棚棚，便把眉头一皱：“你们拉帮结伙，干什么来了？”

赵文利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指导员，你让我跟着连队一齐行动吧！”

不等指导员回答，郭贵发立即笑嘻嘻地接着说：“我敢保证赵文利不掉一步队。我搀着他，扶着他，背着他。背苞谷，我一次能背二百多斤爬山，赵文利能有几多重？”

李先进赶快一攥拳头，象唱戏念白一样，有板有眼地说：“我们全排同志，誓做赵文利的后盾！”

指导员嘿嘿一笑：“李先进，这出戏是你导演的吧？”

“天晓得！”李先进双手一摊，做了个舞台上常见的动作，然后瞥了郭贵发一眼，“这次我成了你的替死鬼了！”

郭贵发向黎祖军跟前靠了靠：“指导员，我敢向支部立‘军令状’！”

黎祖军经不起这七缠八磨，只好点头同意。

可是祸不单行，四班战士丁明清又患了腮腺炎。丁明清是彝族青年，是全连出名的“硬骨头”，投手榴弹连续投几十枚，胳膊肿了都不哼一声。这一下，腮帮子肿得好象把喉咙也堵死了，水、米都咽不进肚里去，指导员黎祖军用威胁的口吻对他说：“丁明清，你真想打仗，现在就得给我住医院！”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丁明清在医院里只要能喝水、

吃饭，就可以出院归队。但是，一进医院，医生认为丁明清的病情特别严重，硬把这个硬骨头战士装进救护车里往后方送。事有凑巧，半路上由于交通堵塞，救护车不得不暂时返回原地，丁明清一下车，一个“小差”，开回到班里来。郭贵发大吃一惊：“你怎么回来了？”

丁明清托了托腮帮子，笑了一笑（这笑比哭都令人难受）说：“班长，一到医院，我病就好了。你看，我能喝水了，我当面喝给你看一看！”他提起军用水壶，仰着脸往嘴里灌，那水全都顺着嘴角淌了出来。

郭贵发的眼泪都无法控制了。他一跺脚，大声吼道：“行了行了，看见了！有我就有你，我保你过河！”

快要打仗了，班里有这么一个伤号，一个病号。所以在元宵节晚上，四个预备党员促膝谈心的时候，郭贵发老是想着一跛一跛的赵文利和腮帮子肿得好高的丁明清。这两个人的伤情与病情，当然是郭贵发重点要谈的问题。

下面，该介绍五班长罗来夏了。

罗来夏是贵州金沙县人，和郭贵发不仅是老乡，而且同坐一辆汽车来入伍。在新兵连，他们两人分在一个班。现在，一个当四班长，一个当五班长。他们因此互称对方为“老四”、“老五”。

罗来夏始终有一副笑脸。如果谁以此为据，断定他有说不完的开心事儿，那可就完全错了。在同辈之中，他走的道路是最为坎坷不平的。

罗来夏生于一九五六年三月，由于幼年丧母，生活困

难，一九七一年，当他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就到矿井下面去做挖煤工人。一九七五年一月，应征入伍，扛了一年火箭筒，就被任命为给养员，去管理油、盐、酱、醋、柴、米、菜。过了两年多，到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他调到五班来当班长。这副担子，对他说来是难以挑得动的。因为，他根本不懂步兵这一行，连“预备用枪”这个动作，他都得向排长李先进去求教。依靠班里的同志吧，好，请看班里都是什么样的战士：副班长吴勇是刚刚离开伙房的炊事员，战斗小组长廖昌茂是不甘心吹号的司号员，机枪射手卫长贵是从营部下来的通信员。两个刚入伍的新兵，连立正、稍息都做不好。不错，路成康和冉坤国是一九七七年入伍的老兵，可他们一入伍就负责种菜，俗话称之为“生产兵”。在“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的谎言下，两个人都基本上是文盲。路成康一次因违反作息制度，排长让他写检讨，一个检讨写了个通宵也写不出；冉坤国呢？直到现在还把爆破筒叫做“炮火筒”，把侦察地形、敌情统统叫做“参观”。五班长罗来夏领导的就是这样一个班。

最最值得人们同情的是罗来夏的组织问题。他本来在一九七七年八月间和三排长姜战振同时填的入党申请，可是由于他在对党的认识方面没有填写合格，所以姜战振被批准了，罗来夏却要重新填表。到了九月二十六日，罗来夏的申请才被批准。这一个月等于一年零一个月，因为，八月份入党的同志没有预备期，而九月份入党的同志，则需要按照新的规定，一年之后才能成为正式党员。然而，事情并未

到此为止。一九七八年七月间，罗来夏请假探亲，由于和家庭的某一个成员闹矛盾，他怏气住在已经出嫁了的姐姐那里。八月二十三日，他返回连队时，把这种不愉快的情绪也带了回来，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影响了五班的管理教育。到了九月二十六日，支部讨论他可否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时候，有的同志根据罗来夏这一个月零三天的表现，建议把他的预备期延长三个月。不幸的是，这个建议被通过了。到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三个月已经到了期，可是还不行，因为有这么一条规定：要延期就得延期一年。所以，元宵节在小河沟旁谈心的时候，罗来夏的预备期已经是第十六个半月了。罗来夏呀罗来夏，你需要多么宽阔的胸怀，才能容纳这么多的痛苦；你需要多么结实的肩膀，才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啊！

四个预备党员中，要数六班长王天富最无牵挂、最无忧无虑了。这个出生在雷州半岛上的“老广”，是有名的乐天派。他会下象棋，而且技术高超，全连同志只有前任指导员敢和他交锋。老指导员一转业，王天富就孤掌难鸣了。不过，他还有一手：打扑克。有人称他为“扑克迷”，有人称他为“扑克精”。每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晚上，在连队允许打扑克的这个时间内，要想找到王天富，只有到扑克摊上去。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说话带“把儿”。广东的骂人字眼，四川的骂人字眼，他都出口成章地把它编织进自己的语言里。有的同志这样讲：“说话不带脏字，那就不是王天富！”可能由于这个原因，王天富平常很少说话。就在这四个预备党